

# 说虎迎虎年

□ 钟 芳

牛驰祥云去，虎带瑞气来。2022年是中华传统生肖中的壬寅虎年。源远流长的虎文化，为新一年定下快乐、喜庆的基调，而关于老虎的趣闻和典故也成了人们此时津津乐道的话题。

虎是一种大型猫科哺乳动物，头大而圆，形态魁伟，四肢强健有力，嗅觉发达，行动敏捷，性情凶猛暴戾，常在夜间出来捕食兔、鹿、野猪等各类动物，有时会伤人。老虎毛呈黄褐色，有黑色斑纹，额头上有一个与生俱来的“王”字，一旦发怒，则啸惊长空，威震山川，历来被称为“兽中之王”。世界上的虎，大多数是以产地为姓名，如东北虎、华南虎、印度虎、孟加拉虎、西伯利亚虎等。

在十二生肖中，虎居第三位，与十二地支“寅”相配。东汉王充在《论衡·物势篇》中说：“寅木也，其禽虎也。”许慎《说文解字》这样注解：“虎，山兽之君。从虍，虎足象人足，象形。”虎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，属于象形字，描摹的是一只老虎的形状，头朝上，尾向下，身有花纹、口大张、锐利的双爪呈张开之势，可能马上就要扑向垂涎已久的猎物，十分生动逼真。

鲁迅曾写过一首题为《答客消》的诗——  
无情未必真豪杰，  
怜子如何不丈夫。  
知否兴风狂啸者，  
回眸时看小於菟。  
这“於菟”就是老虎。虎还有许多别称，西汉杨雄《方言》曰——  
虎，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李父，江淮南楚之间谓之

李耳，或谓之於菟，自关东西或谓之伯都。  
唐代《广异记》载：——  
山魈下树，以手抚虎头曰：斑子，我客在，宜速去也。

宋代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中记华山道人的诗——  
北蕃群犬窺藿落，  
惊起南朝老大虫。  
明代宋谋书所著的《虎苑》中也说“虎为兽长，亦曰山君”。

虎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威武、勇敢、力量，甚至象征着权力与财富，因此，它自古就成了国人特别崇拜的一种图腾和吉祥物。《易·乾》记载：“云从龙，风从虎。”虎被尊为百兽之王，与代表中华民族的龙常常并称一起。古代帝王出行，必定“虎旗龙辇、灑疆百里”。军中将领居住的营帐称为“虎帐”。勇武善战的将领誉为“虎将”。三国时期，赵云、关羽、张飞、马超和黄忠被称为“五虎将”，为刘备建立蜀汉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。《水浒传》中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时，大刀关胜、豹子头林冲、霹雳火秦明、双枪将董平、双鞭呼延灼被封为“马军五虎将”。

虎符意味着军权，见符即见君。据说，虎符是西周姜子牙发明的，大都以青铜或黄金铸成伏虎形状，劈为左右两半，背面各有榫卯，一一对应，就像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一样。一半由皇帝保存，一半交给统兵将帅，只有两半虎符同时使用，严丝合缝地并在一起才可以调兵遣将。秦汉时期虎符盛行，最著名的故事当属司马迁《史记》中记载的“信陵君窃符救赵”。1942年

时，郭沫若据此所创作的话剧《虎符》，用赵魏联合抗击强秦的历史，表达了坚持团结御侮、反对分裂投降的主题，鼓舞了更多中华儿女的抗日爱国热情。

而在民间，虎被赋予驱邪镇宅避灾的寓意，一直深受百姓的喜爱与崇拜。《风俗通义》记载——

虎者，阳物，百兽之长也。能执搏挫锐，噬食鬼魅。《搜神记》里提到——  
今俗法，每以腊终除夕，饰桃人，垂韦索，虎虚于门，左右置二灯，象虎眠，以驱不祥。

每到喜气洋洋的新年，虎画经常被挂在大门上，以使恶魔因害怕而不敢进入。虎不但全身入诗入画、入瓷入雕，还被广泛运用在生活当中，如有给孩童戴着虎头帽、围着虎头兜、穿着虎头鞋用以祛祸保平安；还有的人睡虎头枕以祈愿自己更加健康、强壮。

关于老虎有关的谚语、成语、歇后语更是不胜枚举。比如，一个人长得魁梧高大，体格粗壮，称作“虎背熊腰”。小孩长相不凡笑说“虎头虎脑”。也有比喻倚仗别人的势力欺压人的“狐假虎威”；形容人喜夸海口，说大话的“老虎打哈欠，口气真大”；指放走敌手容易，想要再抓住可不容易的“放虎容易擒虎难”；反映老虎使人望而生畏，不敢亲近的“老虎门下官难做”等。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”，则言简意赅地告诉人们，如果不冒风险，不以艰苦的努力与实践，就不能取得成功。民间传说中还有许多虎的故事，如老虎报恩、老虎学功夫、坐山观虎斗、孙思邈为虎治病等等，都很脍炙人口。

虎年来临，大地增色。愿我们大家虎年添虎气，虎年扬虎威，虎年跨虎步！

# 岁朝清供

□ 刘绍义

岁朝清供，其实是文人骚客的故弄玄虚。何谓“岁朝”？就是一年的开头，也就是现在的春节。古代将新年第一天称作“三朝”，即岁之朝、月之朝、日之朝。何谓“清供”，就是一种以插花艺术为主体的环境艺术。

寒家岁末无多事，  
插枝梅花便过年。  
这是郑板桥的诗句。看似无所求，实则祈高雅，这是一般“寒家”难以达到的境界。咱虽然没有郑板桥的雅趣，但随着季节的变化，我都要插上三两枝瓶花，给室内带来一丝生机。春节就更不用说了，在这色彩无比单调的季节，插花更能给人带来暖意，带来温馨，带来喜气。

插花艺术在我国历史非常悠久，早在六朝时期就已经开始了，《南史》中说——

有献莲花供佛者，众僧以铜甕盛水，渍其茎，欲花不萎。

雅室清供，会因时令不同而不同。岁朝清供，供奉的自然冬末春初的花卉，再配以最能表现此时节令的物件，参差列于案头，营造一种送旧迎新的祥和欢快气氛。

春节我插得最多的是蜡梅和南天竹，红色的果子配上黄色的花朵，真是美不胜收。有人说“蜡梅以水仙为婢”，最耐品味，但我家已有盆栽的蜡梅和水仙了，再插这样的瓶花就俗不可耐了。

岁朝清供的植物，除梅之外，还有菊、竹、松、柏、水仙、山茶等，它们都是凌霜傲雪的斗士；所用器皿，除瓶之外，还有盆、樽、盘等；所配物件，更是繁多，文房四宝、灯笼烛台、菜蔬果品、书画玩具等，只要能表现节日的气氛，表现主人的意趣和心迹，此时此刻，那些平平常常的东西，都雅趣横生了。

瓶花以单枝为妙，双枝则俗。而且插枝不宜过多，多则乱矣，韵致全无。按照文震亨的说法——

花宜瘦巧，不宜繁杂。若插一枝，须择枝柯奇古；二枝须高下合插。亦只可一二种，过多便如酒肆。

其阐述可谓细矣，这与袁中郎《瓶史》的观点、李渔《一家言》的见解、沈三白《浮生六记》的论述，如出一

辙，都是要求插花活泼自然，有生机、有韵味，高低有层、疏密有致。

水仙秋菊并出姿，  
插向瓷瓶三两枝。

看样子，钱牧斋也是爱好插花之人，他的诗不但阐明了插花的巧配，更说明了插花的枝数，这也应了过密过繁则俗的俗语。插花当然要根据个人的爱好，随意调配，只要能做到巧、活、俏相溶，色、形、趣相配，给人以美感，给人以享受，就是独到天成了。

材料选取更是随意，按沈三白的话说，枝枝叶叶都可以入诗入画，只要给我们美感就行——

枫叶竹枝，乱草荆棘，均可入选。或绿竹一竿，配以枸杞数粒，几茎细草，伴以荆棘两枝，苟位置得宜，另有世外之趣。

所谓的“位置”，也就是放置的地方，就是瓶花与环境的布置组合。高瓶大枝放客厅，才能大快人意；淡花小瓶置书斋，才能养心悦目。插花也与写诗一样，功夫在插花外，有时候，一瓶插花表现的不仅仅是诗情画意，更是主人素来的艺术修养和内涵气质。

周瘦鹃在他的《岁朝清供》中说，抗日战争时，他避居皖南一山村中，逢春节——

找到了一只长方形的紫砂浅盆，向邻家借了一株绿萼梅，再向山中掘得雅松小竹各一，合栽一盆，结成了岁寒三友。

吴昌硕有“携梅小姐索画于沪”一画作，画中，一高颈瓷瓶插一老梅，旁置一盆灵芝，又配一棵白菜和两只萝卜，“平安吉庆长寿”之意跃然纸上。

尽管古人的“宁可无花，毋及凡卉”已不足取，但随季节插入有代表性的花卉，还是应该借鉴的。人们不是常说，兰令人幽，莲令人淡、菊令人野、梅令人高嘛，蜡梅或者梅花伴上南天竹，不正是冬季的象征吗？春节插上此花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岁朝清供，是中国人春节景象的浓缩，是龙的传人文化心态的独特表达。风拂夕照，那灵魂、那姿色、那性格，都会给我们美的灵感，美的享受。瓶花让春节抚摸我们的案几，瓶花也能让春节泛上我们的心头。

# 年年有鱼

□ 陈年兴

乡村往事，总是历历如在目前。农历的年底又快到了，有些事又恍如昨日。水乡的年末，与鱼大有关联。记得那年，一清早，生产队长就把活派了下去，让四个小伙子拦河筑坝，切断村中小河浜与后市河的联系，抽干河水后，捕鱼捞虾，积肥浇麦。事实上，每年年底，队里都要安排人员抽干河水，把养了一年的鱼虾，变成人们年夜饭餐桌上的美味。让老百姓的餐桌上家家有鱼，年年有鱼。另外还可以清空塘中河泥，给麦子盖上一层棉被。在那时，这是全村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，其热闹程度不亚于国庆节和春节。

吃过早饭后，四个小青年扛着工具来到河边，选中了最窄的一段河面，趁潮水退尽之时，用铁鎗垒筑坝。四个人分两组从河滩上全泥抛入河中。起初泥土落到河里，溅起一团水花就不见了。慢慢的，泥土堆积起来，露出水面。他们用脚踩实，继续往上堆土。为了让堤坝经得起踩踏，每堆一层土，都要在上面铺一层稻草，就好像浇水泥梁时在里面放钢筋一样。最后，两组人马终于在河中间胜利会师。而当堤坝高出河面一截后，就可以往外辟水了。

辟水的工具和方式都很原始，在水桶的耳朵和底部分别系上麻绳，辟水时，两个小伙子抓住两根绳索，一上一下地舀水，当灌满水的水桶拉到堤上时，抓桶底绳索的手往上一抬，桶中的水就流到了堤外。两个人配合默契，一上一下，在哗哗的水声中，河浜里的水位慢慢下降。而随着涨潮，堤外的水也渐渐增高。可以想见，内外水位落差越大，堤坝承受的压力也就越大。另外两个小伙一面及时加高河堤，以防外面的水漫进来，一面在堤坝里面一侧打上一排木桩，再铺上

草包。

河浜里的水越来越浅，鱼儿们似乎意识到大祸将临，拼命在水中逃窜，溅起一串串水花。这个时候，两边河岸和浅滩上已站满了观看的人群，全村的男女老少似乎都集中到这里来了。好戏马上就要开场，首先出场演出的是一群妇女，她们是由队长精心挑选的捕鱼高手，擅长在水中和鱼儿擒拿格斗。十几个妇女卷起裤管，拎着赶网，纷纷下到冰冷的河中捕鱼。虽然河面上只有薄薄一层水，也是冰冷刺骨，淤泥又很厚，几乎没及大腿。妇女们在泥水中艰难地跋涉，每个妇女身后都用绳子牵着一只水桶，捕捉到的鱼就放在桶里。桶里装满了，由男劳力挑到打谷场上。

一开始，妇女们几乎每一网都有收获，有时一下子就捉到两三条大鱼，要两只手使劲才能把赶网提起来。有时网里是一条蹦跳着的长鲤鱼，金黄色的肚皮，鲜红的鱼尾，惹得岸上的人群里不时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声。妇女们排成一队，采取拉网战术，把整个河浜像梳头发一样来回回梳了好几遍。估摸着塘中鱼虾已所剩无几了，队长决定鸣金收兵，底气十足地吹响了收工的哨子。而这也就意味着集体捕捞结束，个人捉塘鱼则可以开始。所谓捉塘鲫，就是生产队捉鱼结束后，社员们可以继续到塘中搜寻那些漏网的小鱼小虾，残兵败将，当然运气好的，也能捉到大鱼，比如甲鱼和黑鱼都是深藏于烂泥中，而为公家捉鱼的妇女们不可能踏遍塘中的每一个角落。

往往是队长的哨音未落，河滩上早已等得不耐烦的人们就迫不及待地涌入塘中，于是观众变成演

员，局面虽然没有失控，却也成了一场混战。那些毛头小伙和黄花闺女，早已裤管卷得老高，带着鱼篓或水桶，还有那些不怕冷的半大孩子，也来轧闹猛。整个河浜里撒满了人，像满天繁星，又像煮沸的一锅开水。有的用赶网捉，有的用脸盆舀，有的用畚箕舀，什么也没有的就用两手摸。只要一个人摸到了大鱼，其他的人就一齐涌过去，希望奇迹再现。不时有大呼小叫声，而欢呼声热烈的地方，一定是有人捉到了大鱼。有几个孩子在追赶一条鲢鱼，最后几只手同时按住了俘虏，鲢鱼还在拼命挣扎，溅了孩子们一头一脸的烂泥；一番争夺后，被力气大手脚快的占为己有，动作慢的懊悔不已，自认晦气。经过人们一番穷追不舍地追捕和围剿，终于把塘中的鱼虾鱼鳖一网打尽，不但斩了草，还除了根。一般而言，凡下河的人们，每个人都有收获，本事好的捉到了黑鱼甲鱼，运气差的是泥鳅黄鳝，最不济的也有螺蛳河蚌。对生产队来说还有一大收获，就是那么多人河中摸爬滚打，河泥都搅成一锅稠粥，正好用来给麦子追肥。

河浜里的战斗结束了，捉鱼和看捉鱼的人都转移到打谷场上。场上一排水桶里，分门别类地装着鲤鱼、草鱼、鲢鱼、鳊鱼，其中最多的是白鲢。鲫鱼、鳊鱼和另外一些小杂鱼则堆在地上，还有为数不多的河虾鳊鲡。人们提着竹篮或拎着水桶，围成一圈。此时，会计拨拉着算盘算几斤几两，队长和几个男劳力分鱼。大户人家工分又多的，各种鱼都能分到，小户人家只能分到一两条。但不管是多还是少，全村人年夜饭的餐桌上是“家家有鱼，年年有鱼”了！

# 敬意与祝愿

□ 计福明

2021年12月25日晚看凤凰卫视第16届全球华人爱心奖颁奖典礼，授予8位在社会公益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爱心人士，他们是内地曹德旺、吕植、赵林，台湾地区证严法师、杜元坤、萧淑珍，香港黄何淑英，海外地区潘南弘。

他们的事迹是高尚而平凡的。所谓高尚，他们的事迹在普通人看来可能认为可望不可及，精神伟大。确实，要成就某事，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和环境，比如曹德旺从1983年开始捐款，累计个人捐款已有110多亿元，主要用于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教育。没有经济实力无法实现，但是有经济实力的人，是不是都有这种义举呢？我们没有相应条件，但又是否有相应条件的义举行为呢？我并不是说大家都去捐款了，就称为有义举，而是说根据你的条件，去无私帮助那些想帮助的人，这就是义举。因此，从这个意义上说献爱心也是一项平凡的事业，不受条件、环境的限制。

他们的事迹，是几十年坚持的结果，这一善举开始的时候，往往是不引人注意或微不足道的，但他们的爱心是持久而伟大的，正是有这样伟大的爱心，使他们无怨无悔，永不放弃，最终成为伟大的事业，这也就是他们的精神之所在。但愿天下人都有一颗博爱的初心。

受表彰的爱心人士，他们压根儿没有想到会受如此隆重地表彰，他们不在乎接受勋章，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无私的，超越了自身利益的追求。

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。

# 最是新春年味浓

□ 刘昌宇

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”时令的脚步，正一天天带着人们，向着一个温暖的节日——春节悠然迈进。在那阖家团圆的喜庆中，都会有哪些飘香的美食，抚慰着我们的肠胃，又会有哪些年俗让人参与其中，倍感温馨？在增订版的《北京的春节》一书中，书法家、北京特级教师何大齐以其风味独具的释古笔法，为我们讲述了老北京（北方地区）的春节习俗，纸短情长里，氤氲着浓浓的年味。

全书从腊八节写起，分述了整个春节期间从祭灶到看花会等一系列年俗活动，直至二月二龙抬头。本书在原版的基础上，还添加了贴窗花、戴红绒花、祭祖、包饺子、压岁钱、空竹、茶汤、厂甸书摊、烧火判儿、雍和宫打鬼等更为详实的春节习俗。这些沿袭已久的年俗活动，不仅是北京人传统的过大年方式，还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民俗的集中体现。

众多的过年习俗，实则寄寓了国人对生活、对世界美好而热切的期许。一个个年俗香甜了寒冬腊月，也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，滋养着我们的灵魂。这些温暖可人的风习，丝丝缕缕浸润在醇香怡人的腊八粥里，带来迎喜接福的阵阵欢愉。它体现在烟火袅袅的祭灶仪式中，一敬一拜中，懂感恩知回报的礼信之道，便在一代又一代国人心中传承。它彰显在除尘垢一清一扫的用心里，辞旧迎新，从此开启了一段闪光的旅程。它洋溢在百姓贴春联、挂灯笼时的倾情祝愿中，一个福“倒”、一片片红彤彤的烛光，映衬出多少平安、吉祥。它意蕴在丰盛可口的团年夜饭里，一杯酒一生情，不问东西，无论南北，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它流连在观灯赏花的欢歌笑语中，星河迢迢，何惧路遥，直为共赴那一场心灵的约定……

何大齐对北京有着虔诚般的喜爱。他走惯了九曲连环的大小胡同，喝惯了馨香爽口的豆汁儿，听惯了京腔京韵自多情的京韵大鼓，也看惯了踩着高跷、玩着杂耍的一场场庙会。那些火热的生活场景，如过电影般在脑海里翻腾回旋，特别是春节期间，诸多热火朝天的“闹”年镜像，又会推陈出新地一次次在原场上演。于是，那些文化的濡染和浸润，便促使他毅然拿起画笔，摊开稿纸，绘制北京的人文风情，说道京城的年俗故事。他就像是一个操着地道京腔的说书人，从看似细微琐碎的民风民俗里，从灯火可亲的举家盛宴中，洞察着新旧时代年味的迁演嬗变。他追怀着有关“年”的历史，以北京为原点，采撷着年俗文化中光彩灿烂的一朵朵奇葩，以一事一题的笔法，将它们放置于整个中华文化的大场域中娓娓道来。他既在追溯年俗，也更像是在普及年、“补白”年文化。从他的笔墨里，我们不仅知道煮腊八粥的标配都有哪些，而且，从他意味深长的言辞里，还体会到喝腊八粥竟有“年年有余”的意蕴。再如，贴“福”字大家都知道最好倒着贴，但对于福字背后所蕴含的“五福”，一些人则未必都了解。原来，“五福”代表的是长寿、富贵、康宁、高尚和子孙满堂。再如，旧时北京人过春节，在置办年货之余，还喜欢买一本黄历，又叫皇历。为什么要这么叫？看了本书，方才大悟，原来黄历也好，皇历也罢，据说都是由皇帝钦命颁制的历书。这些意趣盎然的“补白”，在书中俯拾皆是，既深化了全书的主旨，增添了浓郁的文化韵味，又在雅俗共赏中传播了年俗知识，让馥郁芳香的年味，纾解了我们浓浓的乡愁。
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。二十三，糖瓜粘……三十晚上守一宿，大年初一扭一扭。”听着耳熟能详的儿歌，在喜庆祥和的年味中，悠然捧起《北京的春节》，共鸣共勉中，对“中国年”的认知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，相信会变得愈加清晰而深刻。

